羣鶯亂飛

文：馮嘯　畫：家格

女人總要遲些的

他們喝完那瓶白蘭地，所叫的炒蜆等所剩無幾，即離避風塘，尊尼馬又要睡到沈蕙家裡了。當明天沈蕙醒來，身畔已無那個裸男，看錶是十一點半了，電話鈴响，去接是常恒打來的，他說：

「今夜七點三刻。」

「我至遲八點到。」沈蕙說：

「極可能是準時。」

「女人總要遲些的，什麼方面都一樣，例如高潮。」

「我今夜不遲了。」

「高潮不遲了？」

「不要下流，你在辦公處？」

「是在總經理室中，女秘書不在，所以我提到高潮。」

「八點三刻到八點見了，拜拜！」

「她來了，拜拜！」

沈蕙知道「她」是指女秘書史丹拉孫，馬上收綫。此夕七點五十分，沈蕙已履約，常恒迎她入座，當要了酒點了菜，常恒遞一隻信封與沈蕙要她即拆，她如言看到那張一百萬元的即期支票，連聲致謝。晚膳的帳後來由她付到帳台上。離開食肆，他們到的士高去，是常恒提議的，說要運動運動。在那邊下池兩次，他付帳與她跳上的士，他並未開車出來。的士抵她家樓下，他仍吻她的頰而別，她感到他上等。

明天上午，沈蕙到銀行中解了支票，回家接到尊尼電話：

「忙不忙？」

「我們過幾天再會面，要進行開旅遊店。」

「晚上總可以通電話？」

「晚上總可以通電話，不能有別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必須決定一件事。」

「什麼事？」

「何時到澳門？」

「到澳門祇過一夜而已。」

「是的，幾時？」

「兩三天內由我打電話通知你，我中午要和謝太會面。」

「拜拜！」

沈蕙遇到謝太後，謝太即與徐太通了電話，約定今夜八點在一家上海食肆會面，謝太返座告與沈蕙道：

「至多一百五十萬。」

沈蕙笑了。

（二〇）

二十：聯誼實際講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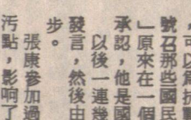
這一天，同學們看過了四野文工團上演的話劇「思想問題」，進行了分組討論。這個話劇內容講述一羣參加革命的青年，各有各的表現，有個人主義，甚至有暗藏的國民黨特務。這時廣州剛解放，不少地方都有國民黨的暗藏特務，其中當然也有特務混進了南方大學。

張康聯繫自己，說出在抗戰末期時參加過國民黨，做過鄉長。一時之間，那些年輕的同學都用異樣的眼色望着張康。彼此之間，登時拉開了距離。

張康說：「當時我只有二十五歲，年紀太輕了，我只想到，做鄉長，可以爲抗戰號召那些國民黨特務：「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原來在一個大除的小組討論中，有個同學坦白承認，他是國民黨的潛伏特務。

以後一連幾天，都是進行小組討論，先由自己發言，然後由同學進行幫助，批判過去，步步進。

張康參加過國民黨，做過鄉長，成了他的歷史污點，影响了他的工作前途。在南方大學訓練完畢，派出工作時，他沒被派去政府機構做幹部，而是派去市內一間小學担任語文教師。



父與子　■王方

盡一點力，却完全想不到這是爲蔡介石政權効力。」

過了兩天，學校召開了一個動員大會，抗拒從嚴。

「媽，我認爲你有個老伴很好，」殊榮說：「眞的，我不介意！」

雪敏講着張力求導演的遭遇——他原來娶的妻子，是新加坡某大戲院商的長女，結婚時是女家迎親入贅，他做了容家姑爺。

從此，他替戲院商生下一兒一女成爲容家後代，岳父大人連外孫也要姓容。

他過着低頭的日子，常來往港星之間，拍戲時，他住在香港，沒戲拍，則回歸星洲。他竟爲自己導演如此一部人生的委屈影片！

二十年來，他却替岳父拍了好幾部大片。

華雪珊，是他認爲最好的女演員，每拍一片，他例必邀請她參加演出，當然不是女主角。但角色重要。

他們是銀色圈裡，難得沒什麼私情與緋聞的好朋友。他同情她的遭遇，那次，她因婚事破裂自殺，是他及時發現，並送院，可以說是他救她一命。

而華雪珊亦很了解——如此一個豪放、樂觀、迷於電影藝術的導演，因爲在惡劣環境經爲多拍幾部好影片，竟不顧尊嚴，跟院商片商的女兒結婚，入贅做人家傳宗接代的機器。

他已六十歲。星洲的太太穩坐事業的寶座上，兒子是接班人。

他再無魂拍出巨片來，偶然拍一部巨型製作，但放映時不見好市。

看不過跟太太的孜孜爲利，兒子的頤指氣使，再也不回到那個鬼的家門，甚至揮刀跟那邊斷絕關係，不再沾她們的銀光。

沒人請他做導演，但他還在電影界活動，不拿導演筒，索性走到水銀燈下做特約演員……

雪敏說：「事實，他改做甘草演員後，十分熱門，很多人請他拍戲！」

殊榮說：「我們的B戲院多放映本地片，我常看試片，認爲張力求實在好戲，且最近他行老運，很受觀衆歡迎，特別是他演的喜劇！」

華雪珊說：「阿求最近的片酬猛漲，是人家影片老闆自動提高！」

二十：過了交廠時間

「哎——眞夠倒霉！只剩下十分鐘就得交廠吶！」黃威廉嘆一口氣，雙眉緊皺。

「你叫P·A·上來，把這個卡式機拿下去用着吧！」錄音師說，「先錄了影，然後再配上聲帶。」

「只好這樣了。」黃威廉自己拿着卡式錄音機跑下去。

「音响出了毛病，先用這頂着，照常錄影！」黃威廉對珍妮和工作人員說，一邊試着把小錄音機開了。

「這樣的音樂怎麼跳呢？」小錄音機播出的音樂聲量小，而且混夾着太多的雜音，珍妮一聽就皺起了眉頭。

「沒法子，將就一下。現在咱們只有十分鐘時間呀！」黃威廉說。「來，珍妮，開始吧！」

把錄音機交給小筠後，黃威廉立即又跑上控制室去。

錄影開始了，珍妮老大不願意地表演着。結果黃威廉不滿意，要再來一次。

第二次錄影完畢，已過了交廠時間，戲劇組的助理編導進來追交場地了。

「我們還沒錄完，大約要再用十分鐘！」小筠對他說。

果然，黃威廉這一次仍然不滿意，還要再錄一次。

但助理編導走後不久，戲劇組的編導却又進來了。

「喂，早過了時間，你們還沒完呀？我們這個戲，正在趕貨呢！」他一進來，就嘩嘩地叫着快拍快拍。

「再過十多分鐘我們就可以交地方了，別這麼緊張！」黃威廉說。

「不緊張？我們這個戲已經差不多是『即煲即食』啦！」

「我們這個節目也趕着要出街了，所以今天遲了開工，這是意外呀！」

對方沒法子，只好退了出去。

二〇：要做掛名妻

「獵艷？」安東洛夫瞪大眼，飛快甩開她的手，「你的意思是……」

「是的，獵艷。」伊達娜兩眼那長長的睫毛跳了跳，獵艷。「連這也不懂？唔，難道你還未戀愛過，你的女朋友呢？」

「這是我私人的問題，似乎沒必要告訴你的，」他沉下臉，「如果我反問一句，那你的男朋友呢？」

「當女間諜是不能有男朋友的，」她却心平氣靜地答，「難道這規矩你不知？」

「這是你自己所訂的規矩，我怎知？」

他朗笑起來，「看來你對男人沒興趣，又或者瞧不起男人，因爲沒有一個能讓你看得上眼，是不是？漂亮的烏克蘭姑娘，能和你相識，我感到太榮幸了。」

「對，對女人能說這些恭維的話，才像行任務，身份是夫婦，你沒忘記了，」他點點頭，「所以，容許我對你熱情一點才好。」

「我並沒有拒絕過你。」她長嘆一聲，「可是，總要適可而止，想太佔我便宜，我才不依。」

「握握手，摟摟小雪腰，相信不算太佔便宜吧？」

「你就只想這些？」伊達娜嬌媚地追問，「你不想獵艷？」

「我頂多是你掛名丈夫，有什麼可獵的？」他風趣地反問，「晚上睡時也費思量呢！」

二十：柔若無骨

噂囉文曰：「輕輕好喇，千斬不可大力，羅命者也。」

阿珊忽然一手揸住，笑曰：「咁我攞你命囉！」

噂囉文幾乎彈起，呱呱叫曰：「攞命乎！」

阿珊鬆手，曰：「鬼叫你咁衰！」

噂囉文曰：「我點衰？吓？你放手先。」

阿珊曰：「唔制，又係你話一粒好犀利，揸下啫，咁就叫救命？」

噂囉文曰：「阿珊，我叫你摸下啫，講明不可大力者也！」

阿珊曰：「我肉緊呀，係都要揸下。」

噂囉文曰：「揸過喇！咁可以放手喇！」

阿珊曰：「你又話輕輕搓下撚下？」

阿珊今次輕輕搓，佢隻手本來就柔若無骨，在水中放輕手搓，噂囉文但覺丹田有火。

這一團火，慢慢越燒越興。

噂囉文眼中的阿珊，忽然亦由豬變成天仙一樣，十分可愛，於是一手將伊人扯入懷中，拥而抱之。

阿珊正求之不得，却作狀曰：「做乜唔得？文哥，發神經乎？唔好咁喇！」

噂囉文扯火，曰：「阿珊，你覺得否！」

阿珊曰：「覺得乜啫？」

噂囉文曰：「我扯出火也，是否有支嗎好大碌？」

阿珊隻手在水中一摸，果然有碌蔗狀物體，熱辣辣，連忙一手抓住，曰：「然，有碌蔗。」

噂囉文詫不到自己又會扯火，眞係意外中之意外。

對住亞烏一樣的表妹，竟然會扯火，直係有法子詮得明。

阿珊心中暗笑，一於扮傻，曰：「文哥呀，也咁得意呢？」

阿珊一邊講一邊揸住支熱蔗熱來熱去，十分受落咁。

噂囉文曰：「阿珊，還文嗎是不怕你揸，用力亦不怕，將將下仲好！」

阿珊曰：「文哥呀，也咁得人驚嘅？」

噂囉文曰：「輕輕好搓而抱之。」

阿珊正求之不得，却作狀曰：「做乜唔得？文哥，發神經乎？唔好咁喇！」

噂囉文扯火，曰：「阿珊，你覺得否！」

阿珊曰：「覺得乜啫？」

噂囉文曰：「我扯出火也，是否有支嗎好大碌？」

阿珊隻手在水中一摸，果然有碌蔗狀物體，熱辣辣，連忙一手抓住，曰：「然，有碌蔗。」

噂囉文詫不到自己又會扯火，眞係意外中之意外。

對住亞烏一樣的表妹，竟然會扯火，直係有法子詮得明。

阿珊心中暗笑，一於扮傻，曰：「文哥呀，也咁得意呢？」

阿珊一邊講一邊揸住支熱蔗熱來熱去，十分受落咁。

噂囉文曰：「阿珊，還文嗎是不怕你揸，用力亦不怕，將將下仲好！」

阿珊曰：「文哥呀，也咁得人驚嘅？」